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蘇舜欽資料彙編

周義敢 周雷 編

中華書局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蘇舜欽資料彙編

周義敢
周雷 編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蘇舜欽資料彙編/周義敢,周雷編. - 北京:中華書局,
2008.1

(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4518 - 5

I. 蘇… II. ①周…②周… III. 蘇舜欽(1008 ~
1048) - 研究資料 IV. I206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5)第 001254 號

責任編輯:張文強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蘇舜欽資料彙編

周義敢 周雷編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· 7¼ 印張 · 2 插頁 · 151 千字

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 - 3000 冊 定價:18.00 元

ISBN 978 - 7 - 101 - 04518 - 5 / I · 594

序 言

蘇舜欽（一〇〇八——一〇四九），字子美，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中貢獻很大的一位作家。他「於舉世不爲之時」，與穆修等人寫作古文，「可謂特立之士」。他的詩與梅堯臣齊名，「開宋詩一代之面目」，「變盡崑體，獨創生新」。在他生活的年代，他的好友歐陽脩對他極爲推崇，後輩如黃庭堅對他更是交口稱頌。他在文學史上的影響，也是廣泛而深遠的。爲了瞭解歷代學者研究蘇舜欽的情況，多年來筆者廣泛蒐輯有關他的資料，成這部資料集，希望能爲廣大讀者和研究工作提供方便。

關於蘇舜欽的籍貫、冤案、交游以及對他詩文的評價，是近千年來人們爭論不休的問題。下面試就這幾個問題簡略地談談自己的看法。

蘇舜欽的籍貫，歷來說法不一，大致有三種。一是梓州銅山（今四川中江）人。此本《宋史·蘇易簡傳》：「蘇易簡，字太簡，梓州銅山人。」易簡是舜欽的祖父，人們遂以此推定。二是開封（今屬河南）人，其先世居蜀。此說本於歐陽脩所撰《蘇舜欽墓誌銘》，宋人王偁《東都事略》，近人錢鍾書《宋詩選》亦持此說。三是武功（今屬陝西）人。其《祭滕子京文》自稱爲武功人。宋人王得臣《塵史》，亦稱舜欽之子蘇泌爲武功人。

在這三種說法中，歐陽脩的說法是正確的。武功乃蘇氏郡望，不一定就是籍貫。舜欽的《先公墓

誌銘》就提到：「漢將軍建起杜陵，武葬武功。」舜欽的曾祖蘇協，自後蜀入宋爲開封府兵曹，從此定居開封，至舜欽已第四代，故舜欽應是開封人。「其先世居蜀」，歷來以爲居梓州銅山，實際上《宋史》所記有誤。明《永樂大典》卷二百四十一「蘇易簡」條下引《潼川志》云：「蘇易簡，字太簡，本綿之鹽泉人。」該志作者根據《唐書·地理志》，指出鹽泉從未隸屬於潼川（即梓州），故易簡不可能是梓州人。作者選找出誤記易簡籍貫的原因，就在於他是由梓州銅山應舉的。「國初貢士，土著之令未嚴，就它郡貢者，謂之寄應」。易簡的曾祖蘇振，曾爲銅山令，而父祖兩代，居無定址，故應舉時寄應銅山，史臣遂誤以爲是其原籍。該志作者還進行實地考察，在銅山并未發現易簡先世遺蹟，而其上世墳墓與宗族，皆在鹽泉之蘇溪。作者還見到了蘇協所撰《祖司馬墓碑》和蘇舜欽所撰《父祖家傳》，二文均記劍州司馬蘇寓（易簡之祖父）樂鹽山水奇秀，遂挈宗族而定居。作者又云，舜欽的文集未收《父祖家傳》，蘇泌官益昌時，自宗人僧法懿處得此文，父子之間徵信，談家史自然比《宋史》所記更爲可靠。故舜欽的籍貫應是開封，其先世「居綿州之鹽泉」。

宋仁宗慶曆四年（一〇四四），蘇舜欽以范仲淹之薦，授集賢校理，監進奏院。是年冬因循例用舊紙錢助賽神讌飲，舜欽被臺官劾奏入獄，以監主自盜罪被廢爲民。與會者十餘人亦一網盡之，連坐被斥退。這是宋代有名的冤案，但誰是製造此冤案的謀主？製造此冤案的目的何在？以至「一網盡之」一語是誰所云？歷來說法不一。

據《韓琦家傳》所記，此案案由「參知政事賈昌朝陰主之，張方平、宋祁、王拱辰等輩，皆同力以排」

（《安陽集》卷首）。李燾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亦有同樣記載。而張師正《倦遊雜錄》、魏泰《東軒筆錄》，則以爲御史劉元瑜有所希合而爲之。陳師道《後山談叢》、朱熹《朱子語類》認爲此案由丞相呂夷簡、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人合謀，而《宋史·王拱辰傳》輒言由王拱辰一手造成。要弄清誰是製造冤案的謀主，首先得考察製造冤案之目的。正如歐陽脩所云：「其擊而去之者，意不在子美也。」其時杜衍爲相，范仲淹、爲參知政事，富弼爲樞密副使。爲了革除積弊，他們提出明黜陟、抑僥倖、精貢舉等革新主張，這些主張又得到諫官歐陽脩、蔡襄等人的支持。由於新政規模闊大，任子恩薄，磨勘法密，僥倖者以爲不便，於是謗毀四起，指責杜、范、富等爲朋黨。歐陽脩寫了《朋黨論》加以批駁，然終未能消除宋仁宗的懷疑。而蘇舜欽任職由范仲淹所薦，又是杜衍的女婿，故除去舜欽，即可動搖杜、范、富，直至廢除慶曆新政。既然把矛頭指向當時最高執政者，那決非御史、御史中丞之力量所能及，能成爲此冤案的謀主，必須有更高的職位。陳師道、朱熹等人認爲此事由呂夷簡策劃，但呂夷簡在一年之前已罷相，且身患風疾，業以致仕，不可能再介入政治紛爭。故如韓琦所言，此事由賈昌朝陰主之。慶曆四年九月，杜衍拜相時，賈昌朝自參知政事晉升爲樞密使。杜爲相僅百餘日即罷去，賈昌朝隨之拜相。表面看來，這是執政者之間的權力之爭，但透過表面就可瞭解到，這是革新與反革新的政治爭鬥。舜欽行事偶有不慎，給保守派以可乘之機，隨後改革派以朋黨之罪名，先後被罷黜，新政亦壽終正寢。過去朱熹認爲此乃宋仁宗慙才士輕薄之弊：「雖是拱辰、安道輩攻之甚急，然亦這幾個輕薄做得不是。縱有時名，然所爲如此，終亦何補於天下國家邪？」（《朱子語類》卷一百二十九）很顯然，他祇重視禮儀舉止，而沒有看

到寃案製造者的政治圖謀。

最先被罷黜的是舜欽進奏院酒讎的與會者，天章閣侍講、史館檢討王洙落職知濠州，太常博士、集賢校理刁約通判海州，殿中丞、集賢校理江休復監蔡州稅，殿中丞、集賢校理王益柔監復州稅，太常丞、集賢校理章岷通判江州，著作郎、直集賢院、同修起居注呂溱知楚州，殿中丞周延讓監宿州稅，校書郎、館閣校勘宋敏求爲集慶軍節度判官，等等。這些人皆當時館閣名士，因與讎被一網盡之。「一網盡之」一語自此廣泛流行，但誰先作此語，宋人記載不一。張師正和魏泰以爲是劉元瑜在向宰相稱功時所言，而李燾及《宋史·王拱辰傳》則以爲此乃王拱辰等人所共言。從實際情況看，此寃案與此語，都應該與與謀者合伙製造的，很難分出彼此。此成語以後爲人們所常用，說明蘇舜欽的寃案留給後人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。

蘇舜欽出身於世宦之家，性格豪爽，志節高尚，才氣非凡，故名重天下，交游廣泛。在朝中，范仲淹很愛重他，曾數次引薦。但當范仲淹行新政顧望不前時，他就屢次致書，批評其「有高世之名，未見爲高世之事」，鼓勵其興利除弊，說是因建事而去位，比之畏縮因循更爲絕異。處事以國事爲先，這是他們交誼的思想基礎。他與歐陽脩莫逆於心。歐陽脩稱其所至有政聲，論朝廷大事，敢道人所難言，贊其心胸廣闊，詩文出語驚愚凡。至其以一醉飽之過，困阨流離而死，歐陽脩含悲爲其辨誣，銘其墓，編集其文而序之。而蘇集中有不少贈歐陽脩的詩文，這些詩文抒寫了他倆關心國事和民生疾苦，表達了他們相互間深厚的情誼。在朝中他與諫官蔡襄交游久，他們經常聚會，議析時政，吟詩論書。以後他

們都罹憂患，離開汴京，但能相互安慰，其意淳淳。蔡襄聞舜欽噩耗後，寫下了著名的《祭蘇子美文》，叙說生平朋友衆多，然知己者少，而子美行信於友，仁而且賢，言行動作，一如麒麟鳳凰，然年不克永，志不克伸，此爲人生最大的悲哀（《蔡襄集》卷三十四）。正因爲他們相知甚深，才能寫出這樣痛徹肝髓的祭文。

在館閣中，舜欽交好最多。其間固有如王益柔這樣的疏狂之士，在進奏院讌集間，因作《傲歌》，而被王拱辰等人找到口實，使與讌者皆遭貶逐。但老成持重者亦不少，如被舜欽稱爲「當世雅才」之王洙（字原叔）、呂溱（字濟叔），就受到朝野廣泛尊敬。王洙因此案被貶知濠州，但并無怨言，赴任時還邀請欲退居蘇州的舜欽同舟以行。「高風激潏波，相遇過平昔，白壁露肺肝，晴雲見顏色，乃知天壤間，自有道義伯」，舜欽的《過濠梁別王原叔》詩，贊揚王洙白璧無瑕，能以道義相砥。自從罹難後，「平生交游面，化爲虎狼額」，此時更覺患難相濟之可貴。館閣名士中的江休復、章珉與舜欽亦相知莫逆，生死可托。他們經常詩文唱和，以功業相勉。江休復悼念舜欽時曾悲嘆：「郡邸獄冤誰與辨？皋橋客死世同悲。」這是宋詩的名句。後人常贊賞其以舜欽比擬漢梁鴻，均客死蘇州，用典貼切，對仗工整，但往往忽略了作者沉痛的心情，好友遭冤獄，至死無敢辨其冤者，世人除了悲痛之外，還有何話可說？

在親友中，舜欽與表兄韓絳、韓維的關係最爲密切。韓絳字子華，尚書左丞韓億之第三子，曾紹介舜欽與歐陽脩結識，使二人成爲知交。韓維字持國，韓億之第五子，舜欽的姐夫，著有《南陽集》。集中有《對雨思蘇子美》、《哭蘇子美》等詩，寫居京時二人常相過從，或爲長歌，或爲大論，氣類相投，乃人生

之樂，以後舜欽客死蘇州，自己祇能灑淚向閩門。又嘆其一生因才大為累，一如未起之蛟龍、被縛之鵬鳥。舜欽有《答韓持國書》，自叙羈泊江湖，非為自取愁苦，乃是避陷阱，免受辱，求身心安閒，傾談肺腑，至情動人，讀來催人淚下。

在文學界，舜欽與穆修、尹洙、梅堯臣志趣相投，很早就一起從事詩文革新運動。當時宋興雖已百年，但文壇仍盛行晚唐、五代浮華輕靡的風氣。而楊億、劉筠、錢惟演等人，標榜學習李商隱的詩和「四六體」駢文，形成了西崑派。他們公開宣稱自己的作品是「雕章麗句，膾炙人口」，寫作的目的是「歷覽遺編，研味前作……更疊唱和，互相切劘」。這就是說，他們的寫作不是由於現實生活的感發，不是出於內心的激情，而是為了模仿前人，應酬唱和，表現養尊處優的生活。西崑派作家大多為文學侍臣，所寫的作品音節鏗鏘，詞藻華麗，有很大的社會影響。更重要的是，學好這種「時文」，可以中科舉，得名聲，故「楊、劉風采，聳動天下」，士人遂奉以為宗。舜欽等人對此極為不滿，他們在政治上要求革新，關心國家安危和人民疾苦，在文學上就積極倡導創作「古文歌詩」。但正如穆修《答喬適書》所云：「當時「獨敢以古文語者，則與語怪者同，眾又排詬之，罪毀之……先進則莫有譽之者，同儕則莫有附之者」。而舜欽與穆修等人不顧名微位卑，不顧世俗目為怪異，以倡導韓愈、柳宗元古文為己任，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開闢先路。歐陽脩《蘇氏文集序》云：「子美之齒少於予，而予學古文，反在其後……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，其始終自守，不牽世俗趨舍，可謂特立之士也。」這并非歐陽脩的自謙，而是實事求是的評價。

關於舜欽詩文的成就，自宋以來就評價不一，歸結起來大致有三種。一是認爲蘇、梅齊名，共開宋詩新路。此說始於歐陽脩，其《六一詩話》曰：「子美筆力豪雋，以超邁橫絕爲奇，聖俞覃思精微，以深遠閒淡爲意。各極其長，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。」二是認爲蘇、梅二人詩的成就都不高。如宋祁就說，自仁宗天聖以來，惟晏殊、錢惟演、劉筠能詩，蘇、梅等人自稱好爲詩，但不是名家（《宋景文公筆記》）。清洪亮吉的《北江詩話》亦說：「歐陽公善詩而不善評詩，如所推蘇子美、梅聖俞，皆非冠絕一代之才。」朱庭珍《筱園詩話》、李慈銘《越縵堂詩話》亦持此說。三是認爲蘇不如梅。魏泰嘗言：「梅堯臣作詩，務爲清切閒淡，近代詩人鮮及也。」又云：「舜欽自視甚高，自稱『吾不幸寫字爲人比周越，作詩爲人比梅堯臣，良可嘆也。』」（《東軒筆錄》卷十一）嗣後明清不少學者亦贊同魏泰此說。

宋祁評詩，所依據的是西崑派的標準，故推崇錢惟演、劉筠之作。晏殊的詩文集今已不傳，流存的詩有百餘首，多半是應制之作，詩風接近西崑派的綺麗華瞻。錢鍾書先生指出：「他跟當時師法李商隱的西崑體作者以及宋庠、宋祁、胡宿等人不同，比較活潑輕松，不像他們那樣濃得化不開，窒塞悶氣。」（《宋詩選注》）由此可見，他與西崑派的區別，僅在摹擬李商隱之作時比較活潑而已。如此所述，西崑派倡導華靡文風，在其中不可能產生大詩人。宋祁揚西崑而抑蘇、梅，適足證明是門戶之見，無視詩文革新的潮流。

歐陽脩稱舜欽筆力豪雋，超邁橫絕，言簡意賅地概括了他的詩歌藝術風格。這與蔡襄稱其「海湧天旋，莫及涯垠」，劉敞稱其「文如翻波氣龍虎，風雲晦明在頃刻」，都是契合的。他的這種豪邁橫絕的

風格在不同的題材中有不同的表現。第一類是反映重大社會問題的五七言古詩，如《慶州敗》、《己卯冬大寒有感》、《城南感懷呈永叔》、《吳越大旱》等，或寫主將祇知酣觴大嚼，不懂軍旅，輕易出兵，喪師辱國；或寫昏庸官僚，祇知營私，不恤民瘼。詩人嫉惡如仇，對這些執政者盡情加以揭露，猛烈如火，銳利似劍戟。他對人民羣衆則無限同情：「大旱赤地千里，鳥獸爭食橫尸；邊地苦寒，凍裂戍兵肌膚。詩人含着悲愴的淚水，描繪慘不忍睹的慘象。這類詩揭示了社會生活的本質，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氛。詩人不求弦外之音、味外之旨，而是噴湧奔迸，激情澎湃，給人以驚心動魄之感。這些詩突出地體現了他的藝術風格。第二類是個人抒懷之作，如《吾聞》、《城南歸值大風雪》、《舟中感懷寄館中諸臣》、《奉酬公素學士見招之作》、《覽照》等，抒寫自己的豪情壯志：「予生雖儒家，氣欲吞逆羯。斯時不見用，感嘆腸胃熱。」雖然時運蹇滯，世人飾詐，但「胸中肝膽挂鐵石，安能柔軟隨良媒」，直至罹禍見廢，仍不改初衷：「夕霜慘烈氣節勁，激起壯思冲斗杓」，「鐵面蒼髯自有稜，世間兒女見須驚」。詩人剖肝瀝膽，直抒崢嶸胸臆，激蕩着一往無前的精神，揭露官場黑暗和世态炎涼，宣泄憤懣不平之氣。讀這些詩，又使人感到豪獷哀頓、冷峻沉著，領略到其豪放風格的另一個側面。第三類是山水詩，亦同樣具有其獨特的風格。如前期之作《太行道》，寫行路之艱：「高者欲作天朋黨，深者疑斷地血脈。夜中巖下埋斗杓，日午陰壁風雪號。」寥寥幾筆，就勾勒出太行山的威儀。又如《揚子江觀風浪》一詩，寫暴風掀浪，氣勢吞天，怒濤擊岸，聲如霹靂。詩人用噴薄的激情、抑鬱的心緒去感受大自然，筆下的景觀奇崛、壯美、闊大、飛動，既表現了大自然的氣象萬千，又流露出其憂國憂民之情懷。在退居蘇州之後，他遠

離朝廷，冷靜思考社會現實和人生，對大自然更爲親近，如《天平山》詩寫山勢突兀，羣嶺爭拱，偉石欲語，泉流泠泠。筆下景物雄峻動蕩，充滿了活力，而結句則用「苛政猛於虎」的典故，表現了與黑暗現實不妥協的精神。他的一些寫景小詩，如《淮中晚泊犢頭》、《望太湖》，詞作如《水調歌頭》等，也寫得雄渾蒼茫，寓意深沉。

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，在宋初至中葉的文壇上，像舜欽這樣深刻反映社會生活本質，同時又具有豪獷雄渾風格的，再沒有第二人。比起在他之前的王禹偁和與他同時的梅堯臣、歐陽脩，他揭露時弊更加無所避諱，感情色彩更爲濃烈。這一特色的形成，有時代因素，當時宋王朝內憂外患，危機重重，有志之士，不能紓國難，扼腕切齒；而更重要的是他氣質雄豪，性格耿介，不媚流俗，一直堅持高風亮節。在藝術上，他取法於李白、杜甫和韓愈，而又有自己的特色。李、杜、韓的雄放詩篇，大多是五七言古詩，舜欽亦以五七言古詩見長，議論與抒情並列，長句和短言相雜，馳騁其才，盡其胸臆。他的豪邁橫絕之作，與梅堯臣深遠閒淡的詩風，對於西崑派華靡文風，正起了摧毀廓清的作用。誠如歐陽脩所云：「二人各極其長，雖善論者不能分優劣。舜欽的詩詞爲後人開啟先路，蘇軾的汪洋宏肆，岳飛的壯懷激烈，陸游鐵馬橫戈的英雄氣概，辛弃疾報國無門的悲壯呼喚，等等，與舜欽作品的風格，都是一脈相承的。由於舜欽以古文家的健筆抒寫噴薄激情，在矯正西崑頹風時，又不免於過正之失，他的一些詩作開闢無餘，一瀉到底，略少淵涵渟滄之趣，有些詩句鍛煉也不够。這些缺點又給後世帶來了不良影響。」

魏泰云梅堯臣作詩，「近代詩人鮮及」，這「近代詩人」自然包括舜欽在內，但此說在北宋并無人附和。到了南宋，陸游於宋代詩人中最佩服梅堯臣，劉克莊亦祇稱梅堯臣爲宋詩「開山祖師」。明胡應麟《詩藪》，清賀裳《載酒園詩話》、翁方綱《石洲詩話》，亦都以爲梅勝於蘇。其原因是梅詩涵演深遠，變態百出，且詩筆四方傳，影響較大。而舜欽年少於梅而早逝，政治上更不得意，其篇章本不宏富，歐陽脩爲其編集時因時忌又刪削不少。其詩風以「雄豪」二字雖不能全部概括，但不够多樣化。總之，論者云蘇不如梅亦有所據。但名著如葉燮的《原詩》，沈德潛的《說詩晬語》等，仍認爲蘇梅二人不能分優劣。自從魏泰記載舜欽自嘆平生作詩爲人比梅堯臣之後，不少論者謂舜欽自視甚高，故難免於相輕陋習。但魏泰非其親舊，且未及交往，所記是否真實，仍值得懷疑。劉克莊就認爲：「滄浪公亦嘆時人以其詩比杜默。」（《後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一百四）傳聞異辭，後人很難據以定論。而蘇梅文集中有不少酬唱之作，相互表示欽慕和關切，記錄了他們始終不渝的友情，我們對此倒應該是確信無疑的。

不管文論家如何評價舜欽的詩文，其著作對後世的影響則是廣泛而深遠的。以其所退居之滄浪亭爲例，在其前爲錢越時近戚孫承祐之池館，在其後又陸續爲章惇、蔡京、韓世忠所有。但正如清趙翼所云：「至今言滄浪亭者，但知有蘇子美，而章、蔡、韓三氏莫有記之者，豈非富貴勢力之不可恃，而文人風流文采可以久而不泯乎？」（《陔餘叢考》卷四十一）近千年來，此亭屢廢屢興，至今仍是旅游勝地，游人如織，足見舜欽嘯歌動人，才人獨結江山緣。後人憑吊此地，臨流感慨，寫下大量詩文。這本資料集所收此類詩文，爲數不少。

作爲宋詩的革新者和開山者，蘇舜欽和梅堯臣以他們的創作實踐和藝術理論，令宋詩發生了深刻的變化，走上了有別於唐詩的新的道路，我們應從他們二人對宋詩和中國文學發展的貢獻，來評價其成就與不足之處。在「文」與「道」的關係上，舜欽過分地強調「道」的作用，對「文」有所忽視，寫詩激情如瀑，直抒胸臆，而含蓄蘊藉不足，有時顯得粗糙。在他退居蘇州之後，詩風開始轉變，呈現出冷峻清幽、憂憤沉著的格調。我們在編寫此書的過程中，輯得他的佚詩近二十首，幾乎都是他的後期之作，從中可看出他的多才多藝，詩歌的更趨成熟。

本書在編輯過程中，曾得到北京圖書館、北京大學圖書館、浙江省圖書館、浙江大學圖書館、南京圖書館、南京大學圖書館、安徽大學圖書館，以及校內外許多師友的幫助。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的張文強先生反復審定原稿，提出過不少寶貴的意見，謹此一併致謝！本書在資料的收錄和編排等方面，可能存在不少缺點和錯誤，衷心地希望能得到專家和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正。

周義敢 周雷 一九八九年三月初稿於安徽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

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定稿於杭州西溪寓所

凡例

一、本書輯集從北宋中葉至「五四」以前有關蘇舜欽研究的資料，內容大致包括：蘇舜欽生平事跡的記述，蘇舜欽作品的評論，其作品和版本的考證，文字和典故的詮釋等。

二、本書所輯資料的範圍，包括詩文集、總集、詩話、筆記、史書、地志和類書。凡研究蘇舜欽的專集、年譜等，其篇幅較大、已單獨成書且易找尋者，均不予收錄。

三、本書對古代文獻中重複出現的資料，一般採用其中最早或較為完備者，其後出者，如無新意則不錄。蘇舜欽的同時人與蘇舜欽的唱和酬贈之作，一般加以收錄，以便我們瞭解其交游的情況。輯集的原則是：宋代部分求全，元明以後取精。他人的詩文而後人誤為蘇舜欽所作并加評論者，也予輯錄，後附按語加以說明。

四、本書資料按時代先後順序排列。同一人名下的資料，其編排次序為先本集，次其他著作，最後列見於他人著作。古人所編的綜合性的詩歌評述著作，如《茗溪漁隱叢話》、《詩人玉屑》等，其中引及的有關蘇舜欽的資料，均一一分屬於原作者的名下，力求恢復原貌。其中作者甚可懷疑者，附按語說明。

五、本書所收各書的版本，原則上擇其通行可靠者，如無通行本，則採用舊刻本。原書中明顯的誤字，或可確知的闕字，就逕行改正或補足，不加校語。各家所引的蘇舜欽詩文，異處甚多，除明顯錯誤外，也一仍其舊，以供校勘者參考。

目 錄

序言 一

韓琦 六

一 宋代

蔡襄 一七

凡例 一

韓維 一九

杜衍 一

張群 三

范仲淹 一

司馬光 三

彭乘 二

曾鞏 三

胡宿 二

宋敏求 三

宋祁 三

劉敞 三

文瑩 三

王安石 三

尹洙 四

鄭獬 二四

梅堯臣 五

劉放 二四

歐陽脩 七

楊傑 二五

王關之.....

王得臣.....

蘇軾.....

李頎.....

劉斧.....

朱長文.....

孔武仲.....

黃庭堅.....

魏泰.....

米芾.....

陳師道.....

張耒.....

阮閱.....

李廌.....

葛勝仲.....

闕名.....

吳開.....

蔡居厚.....

王直方.....

徐自明.....

饒節.....

釋德洪.....

張舜民.....

許景衡.....

葉夢得.....

程俱.....

邵博.....

費衮.....

曾幾.....

吳曾.....

陳龍.....

鄭剛中.....